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俄苏意日等国卷

意大利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吕伟 选编



1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

意大利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意大利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. —
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)

ISBN 7-81029-448-2

I. 意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 字数: 8.3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5000—20000 册

全卷 22 本 总定价: 88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十日谈·第四天菲亚美达讲述的故事	
.....	薄伽丘 (1)
十日谈·第四天菲罗美娜讲述的故事	
.....	薄伽丘 (13)
公鸡和狐狸	布拉乔里尼 (17)
摩尔军官	钦齐奥 (19)
不是乔万尼诺就是死	塞拉奥 (34)
堂·利岂乌·巴巴	维尔加 (78)
红发小鬼	维尔加 (86)
阿松达·史彼纳	贾科莫 (104)

十日谈·第四天菲亚美达讲述的故事

薄伽丘

萨莱诺的亲王唐克烈本是一位仁慈宽大的王爷，可是到了晚年，他的双手却沾染了一对情侣的鲜血。他的膝下并无三男两女，只有一个独养的郡主，亲王对她真是百般疼爱，自古以来，父亲爱女儿也不过是这样罢了；谁想到，要是不养这个女儿，他的晚境或许倒会幸福些呢。那亲王既然这样疼爱郡主，所以也不管耽误了女儿的青春，竟一直舍不得把她出嫁；直到后来，再也藏不住了，这才把她嫁给了加布亚公爵的儿子。不幸婚后不久，丈夫去世，她成了一个寡妇，重又回到她父亲那儿。

她正当青春年华，天性活泼，身段容貌，都长得十分佳妙，而且才思敏捷，只可惜做一个女人。她住在父王的宫殿，养尊处优，过着豪华的生活；后来看见父亲这样爱她，根本不想把她再嫁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就私下打算找一个中意的男子做她的情人。

出入她父王的宫廷里的，上下三等人都有，她留意观察了许多男人的举止行为，看见父亲跟前有一个年青的侍从，名叫纪斯卡多，虽说出身微贱，但是人品高尚，气宇轩昂，确是比众人高出一等，她非常中意，竟暗中爱上了他，而且朝夕相见，愈看愈爱。那小伙子并非是个傻瓜，不久也就觉

察了她的心意，也不由得动了情，整天只想念着她，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。

两人这样眉目传情，已非一日；郡主只想找个机会和他幽会，可又不敢把心事托付别人，结果她想出一个极好的主意来。她写了封短简，叫他第二天怎样来和她相会；又把这信藏在一根空心的竹竿里面，交给纪斯卡多，还开玩笑地说道：

“把这个拿去当个风箱吧，那么你的女仆今儿晚上可以用这个发火了。”

纪斯卡多接过竹竿，心想郡主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他这种东西，而且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回到自己房里，检查竹竿，看见中间有一条裂缝；劈开一看，原来里面藏着一封信。他急忙把信读了，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这时候他真是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；于是他就依着信里的话，做好准备，去和郡主幽会。

在亲王的宫室附近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个许多年代前开凿的石室；在山腰里，当时又另外凿了一条隧道，透着微光，直通那洞府。那石室久经废弃，所以那隧道的出口处，也荆棘杂草丛生，几乎把洞口都掩蔽了。在那石室里，有一道秘密的石级，直通宫室，石级和宫室之间，隔着一扇沉重的门，把门打开，就是郡主楼下的一间屋子。因为山洞久已不用，大家早把这道石级忘了。可是什么也逃不过情人的眼睛，所以居然给那位多情的郡主记了起来。

她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秘密，便找了几样工具，亲自动手来打开这道门，经过了好几天的辛苦，终于把门打开了。她就登上石级，直找到山洞的出口处，她把隧道的情

形，洞口离地大约多高等都写在信上，教纪斯卡多设法从这隧道到她宫里来。纪斯卡多立即预备了一条绳子，中间打了许多结，绕了许多圈，以便攀上爬下。第二天晚上，他穿了一件皮衣，免得叫荆棘刺伤，就独个儿悄悄地来到山脚边，找到了那个洞口，把绳子的一端在一株坚固的树桩上系牢，自己就顺着绳索，降落到洞底，在那里静候郡主。

第二天，郡主假说要午睡，把侍女都打发出去，独自关在房里。于是她打开那扇暗门，沿着石级，走下山洞，果然找到了纪斯卡多，彼此都喜不自胜。郡主就把他领进自己的卧室，两人在房里逗留了大半天，真像神仙般快乐。分别时，两人约定，一切都要谨慎行事，不能让别人得知他们的私情。于是纪斯卡多回到山洞；郡主锁上暗门，去找她的侍女。等到天黑之后，纪斯卡多攀着绳子上升，从进来的洞口出去，回到自己的住所。自从发现了这条捷径以后，这对情人就时常相会。

可是命运之神不甘心让这对情人长久浸沉在幸福里，竟借着一件意外的事故，把这一对情人满怀的欢乐化作断肠的悲痛。这厄运是这样降临的：

原来唐克烈常常独自一人来到女儿房中，跟她聊一天，然后离去。有一天，他吃过午饭，又到他女儿绮思梦达的寝宫里去，看见女儿正带着她那许多女伴在花园里游乐，他不愿打断她的兴致，就悄悄走进她的卧室，不曾让人看到或是听见。来到房中，他看见窗户紧闭、帐帷低垂，就在床脚边的一张软凳上坐了下来，头靠在床上，拉过帐子来遮掩了自己，好像有意要躲藏起来似的，不觉就这样睡熟了。

也是合该有事，绮思梦达偏偏约好纪斯卡多在这天里幽

会，所以她在花园里玩了一会，就让那些女伴继续玩去，自己悄悄溜到房中，把门关上了，却不知道房里还有别人，就去开了那扇暗门，把在隧道里等候着的纪斯卡多放进来。他们俩像平常一样，一同登上了床，寻欢作乐，正在得意忘形的当儿，不想唐克烈醒了。他听到声响，惊醒过来，看见女儿和纪斯卡多两个正在干着好事，气得他直想咆哮起来，可是再一转念，他自有办法对付他们，还是暂且隐忍一时，免得家丑外扬。

那一对情人像往常一样，温存了半天，直到不得不分手的时候，这才走下床来，全不知道唐克烈正躲在他们身边。纪斯卡多从洞里出去，她自己走出了卧房。唐克烈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却从一个窗口跳到花园里去，趁着没有人看见，赶回自己房中，几乎气得要死。

当天晚上，到了睡觉时分，纪斯卡多从洞底里爬上来，不想早有两个大汉，奉了唐克烈的命令守候在那里，将他一把抓住；他身上还裹着皮衣，就这样给悄悄押到唐克烈跟前。亲王一看见他，差一点儿掉下泪来，说道：

“纪斯卡多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不想今日里却让我亲眼看见你色胆包天，竟敢败坏我女儿的名节！”

纪斯卡多一句话都没有，只是这样回答他：“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所管束得了的。”

唐克烈下令把他严密看押起来；他当即给禁锢在宫中的一间幽室里。

第二天，唐克烈左思右想，该怎样发落他的女儿；吃过饭后，就像平日一样，来到女儿房中，把她叫了来。绮思梦达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出了岔子。唐克烈把门关上，单剩自

己和女儿在房中，于是老泪纵横，对她说道：

“绮思梦达，我一向以为你端庄稳重，哪里想到竟会有这种事！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而是听旁人告诉我，那么别说是你跟你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关系，就是说你存了这种欲念，我也绝对不会相信的。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，再没有几年可活了，谁知碰到这种事，叫我从此以后一想起来，就觉得心痛。

“即使你要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来，天哪，那也得挑一个身分相称些的男人才好！多少王孙公子出入我的宫廷，你却偏偏看中了纪斯卡多——这是一个下贱的仆人，可以说，从小就靠我们行好，把他收留在宫中；你这种行为真叫我心烦意乱，不知该把你怎样发落才好。至于纪斯卡多，昨天晚上他一爬出山洞，我就把他捉住，关了起来，我自有处置他的办法。对于你，天知道，我却一点主意都拿不定。一方面，我对你狠不起心来，天下做父亲的爱女儿，总没有像我那样爱你爱得深。另一方面，我想到你这样轻薄，又怎能不怒火直冒？如果看在父女的份上，我只好饶了你；如果以事论事，我就顾不得骨肉之情，非要重重惩罚你不可。不过，在我还没拿定主意以前，我且先听听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低下头去，号咷大哭起来，竟像一个挨了打的孩子一样。

绮思梦达听了父亲的话，知道不但他们的私情已经败露，而且纪斯卡多也已经给关了起来，她心里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悲痛，好几次都差些儿要像一般女人那样大哭大叫起来。她知道她的纪斯卡多必死无疑，可是崇高的爱情战胜了那脆弱的感情，她凭着惊人的意志力，强自镇定，并且打定

主意，宁可一死也决不说半句求饶的话。因此，她在父亲面前并不像一个因为犯下过错、受了责备而哭泣的女人，却是勇敢无畏，眼无泪痕，面无愁容，坦坦荡荡地回答她父亲说：

“唐克烈，我不预备否认这回事，也不想向你讨饶；因为第一件事对我不会有半点好处，第二件事就是有好处我也不愿意干。我也不想请你看着父女的情分来开脱我；不，我就是要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，用充分的理由来为我的名誉辩护，接着就用行动来坚决响应我灵魂的伟大的号召。不错，我确是爱上了纪斯卡多，只要我还活着——只怕是活不多久了——我就始终如一地爱他。假使人死后还会爱，那我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。我堕入情网，与其说是由于女人的意志薄弱，倒不如说，由于你不想再给我配一个丈夫，同时也为了他本人可敬可爱。

“唐克烈，你既然自己是血肉之躯，你应该知道你养出来的女儿，她的心也是血肉做成的，并非铁石心肠。你现在年老体力衰了，但是应该还记得那青春的旋律，记得它对青年人具有多大的支配力量。虽说你的青春多半是消磨在战场上，你也总该知道饱暖安逸的生活对于一个老头儿会有什么影响，别说对于一个青年人了。

“我是你生养的，是个血肉之躯，在这世界上又没度过多少年头，还很年青，那么怎怪得我春情荡漾呢？况且我已经结过婚，尝到过其中的滋味，这种欲念就格外迫切了。我按捺不住这片青春烈火；我年青，又是个女人，我情不自禁，私下爱上了一个男人。我凭着热情冲动，做出这事来，但是我也曾费尽心机，免得你我蒙受耻辱。多情的爱神和好

心的命运，指点了我一条外人不知道的秘密的通路，好让我如愿以偿。这回事，不管是你自己发现的也罢，还是别人报告你的也罢，我决不否认。

“有些女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男人，就满足了，我可不是那样；我是经过了一番观察和考虑，才在许多男人中间选中了纪斯卡多，有心去挑逗他的；而我们俩凭着小心行事，确实享受了不少欢乐。你方才把我痛骂了一顿，听你的口气，我缔结了一段私情，罪过还轻；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，倒好像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，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。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。你不该责备我，要埋怨，只能去埋怨那命运之神，为什么他老是让那些庸俗无能之辈窃据着显赫尊荣的高位，把那些人间英杰反而埋没在草莽里。

“可是我们暂且不提这些，先来谈一谈一个根本的道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同样的物质造成的，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，具备着同样的机能、同样的效用、同样的德性。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。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，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‘贵’；否则就只能算是‘贱’。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，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，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间显露出来；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，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是卑贱，那么这不是他的错，而是这样看待他的人的错。

“请你看看满朝的贵人，打量一下他们的品德，他们的举止，他们的行为吧；然后再回头看看纪斯卡多又是怎样。只要你不存偏见，下一个判断，那么你准会承认：最高贵的

是你，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些鄙夫而已。说到他的品德，他的才能，我不信任别人的判断，只信任你的话和我自己的眼光。谁曾像你那样屡屡称赞他，把他当作一个英才？真的，你这样赞美他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要是我没有看错人，我敢说：你赞美他的话他句句都当之无愧，你以为把他称赞够了，可是他比你所称赞的还要胜三分呢。要是我把他看错了，那么我是上了你的当。

“现在你还要说我结识了一个低三下四的人吗？如果你这样说，那就是违心之论。你不妨说，他是个穷人，可是这话只会给你自己带来羞耻，因为你有了人才不知道提拔，把他埋在仆人的队伍里。贫穷不会磨灭一个人的高贵的品质，不，反而是富贵叫人丧失了志气。许多帝王，许多公侯将相，都是白手起家的；而现在有许多村夫牧人，从前都是豪门巨族呢。

“那么，你要怎样处置我，用不到再这样踌躇不决了。如果你决心要下毒手——要在你风烛残年干出你年青的时候从来没干过的事，那么你尽管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我吧，我决不向你乞怜求饶，因为如果这算得是罪恶，那我就是罪魁祸首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怎样处置了纪斯卡多，或者准备怎样处置他，却不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置我，那我也会自己动手来处置我自己的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走了，跟那些娘儿们一块儿去哭泣吧；哭够之后，就狠起心肠一刀子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吧——要是你认为我们非死不可的话。”

亲王这才知道他的女儿有一个伟大的灵魂；不过还是不相信她的意志真会像她的言词那样坚决。他走出了郡主的寝

宫，决定不用暴力对待她，却打算惩罚她的情人来打击她的热情，叫她死了那颗心。当天晚上，他命令看守纪斯卡多的那两个禁卫，私下把他缢死，挖出心脏，拿来给他。那两个禁卫果然照着他的命令做了。

第二天，亲王叫人拿出一只精致的大金杯，把纪斯卡多的心脏盛在里面，又吩咐自己的心腹仆人把金杯送给郡主，同时叫他传言道：“你的父王因为你用他最心爱的东西来安慰他，所以现在他也把你最心爱的东西送来慰问你。”

再说绮思梦达，等她父亲走后，矢志不移，便叫人去采集了那恶草毒根，煎成毒汁，准备一旦她的疑虑成为事实，就随时要用到它。那侍从送来了亲王的礼物，还把亲王的话传述了一遍。她面不改色，接过金杯，揭开一看，里面盛着一颗心脏，就懂得了亲王为什么要说这一番话，同时也明白了这必然是纪斯卡多的心脏无疑；于是她回过头来对那仆人说：

“只有拿黄金做坟墓，才是不委屈了这颗心脏，我父亲这件事真做得得体！”

说着，她举起了金杯，凑向唇边，吻着那颗心脏，说道：“我父亲对我的慈爱，一向无微不至，如今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里，对我越发慈爱了。为了这么尊贵的礼物，我要最后一次向他表示感谢！”

于是她紧拿着金杯，低下头去，注视着那心脏，说道：“唉，你是我的安乐窝，我一切的幸福全都栖息在你身上。最可诅咒的是那个人的狠心的行为——是他叫我现在用这双肉眼注视着你！只要我能够用我那精神上的眼睛时时刻刻注视你，我就满足了。你已经走完了你的路程，已经尽了命运

指派给你的任务，你已经到了每个人迟早都要来到的终点。你已经解脱了尘世的劳役和苦恼；你的仇敌把你葬在一个跟你身份相称的金杯里，你的葬礼，除了还缺少你生前所爱的人儿的眼泪外，可说什么都齐全了。现在，你连这也不会欠缺了，天主感化了我那狠毒的父亲，指使他把你送给我。我本来准备面不改色，从容死去，不掉一滴泪；现在我要为你哭一场，哭过之后，我的灵魂立即就要飞去跟你曾经守护的灵魂结合在一起。只有你的灵魂使我乐于跟从，倾心相随，一同到那不可知的冥域里去。我相信你的灵魂还在这里徘徊，凭吊着我们的从前的乐园^①；那么，我相信依然爱着我的灵魂呀，为我深深地爱着的灵魂呀，你等一等我吧！”

说完，她就低下头去，凑在金杯上，泪如雨下，可绝不像娘们儿那样哭哭啼啼，她一面眼泪流个不停，一面只顾跟那颗心脏亲吻，也不知亲了多少回，吻了多少遍，真是没完没结，把旁边的人看得怔住了。侍候她的女伴不知道这是谁的心脏，又不明白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可是都被她深深感动了，陪她伤心掉泪，再三问她伤心的原因，可是任凭怎样问，怎样劝慰，她总是不肯说；她们只得极力安慰她一番。后来郡主觉得哀悼够了，就抬头来，揩干了眼泪，说道：

“最可爱的心呀，我对你，已经完全尽了我的本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，那就是：让我的灵魂来和你的灵魂结个伴儿吧！”

说完，她叫人取出那昨日备下的盛毒汁的瓶子来，只见她拿起瓶子就往金杯里倒去，把毒汁全倾注在那颗给泪水洗刷过的心脏上；于是她毫无畏惧地举起金杯，送到嘴边，把毒汁一饮而尽。饮罢，她手里依然拿着金杯，登上绣榻，睡

得十分端正安详，把情人的心脏按在自己的心上，一言不发，静待死神的降临。

侍候她的女伴，这时虽然还不知道她已经服毒，但是听她的说话，看她的行为有些反常，就急忙派人去把种种情形向唐克烈报告。他恐怕发生什么变故，急匆匆地赶到女儿房中，正好这时候她在床上睡了下来。他想用好话来安慰她，可以已经迟了，这时候她已经命在顷刻了。他不觉失声痛哭起来，谁知郡主却向他说道：

“唐克烈，我看你何必浪费这许多眼泪呢，等逢到比我更糟心的事，再哭不迟呀；我用不到你来哭，因为我不需要你的眼泪。除了你，有谁达到了目的反而哭泣的呢。如果你从前对我的那一片慈爱，还没完全泯灭，请你给我最后的一个恩典——那就是说，虽然你反对我跟纪斯卡多做一对不出面的夫妻，但是请你把我和他的遗体（不管你把他的遗体扔在什么地方）公开合葬在一处吧。”

亲王听得她这么说，心如刀割，一时竟不能作答。年轻的郡主觉得她的大限已到，紧握着那心脏，贴在自己的心头。说道：

“天主保佑你，我要去了。”

说罢，她闭上眼睛，随即完全失去知觉，摆脱了这苦恼的人生。

这就是纪斯卡多和绮思梦达这一对苦命的情人的结局。唐克烈哭也无用，悔也太迟，就把他们二人很隆重地合葬在一处，全萨莱诺的人民听到他们的事迹，无不感到悲恸。

（方平 王科一 译）

[注 释]

① 指纪斯卡多的心脏。

[简 评]

薄伽丘（1313—1375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。博学多才，写过长篇小说、史诗、叙事诗、十四行诗，代表作是长篇小说《十日谈》，首创短篇小说艺术形式，抒发文艺复兴初期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，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薄伽丘在《十日谈》中批判了封建禁欲主义思想，大胆歌颂爱情。本篇小说即选自《十日谈》。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，绮思梦达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，追求爱情的自由，与出身微贱的纪斯卡多相爱。被其父发现私情后，她敢作敢为，痛陈社会对青春的扼杀和上流社会的腐朽。其父杀害纪斯卡多，将纪的心脏盛在金杯送给她，她把毒汁倾注在心脏上，和泪饮下，殉情而死。薄伽丘以此谴责了封建禁欲主义和等级制度对青年自由恋爱的迫害。

小说采用讲故事的形式，自然亲切，语言流畅。绮思梦达的几段陈述，更是凄楚动人。